

D 当代世界华文作家小说库
DANGDAISHIJIE HUAWENZUOJIAXIAOSHUOKU

(美国) 牧荒◎著

路过纽约

L U G U O N I U Y U E

在美国寻找自我的中国留学生的故事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D 当代世界华文作家小说库
DANGDAISHIJIE HUAWENZUOJIAXIAOSHUOKU

路过纽约

L U G U O N Y U E

在美国寻找自我的中国留学生的故事

(美国) 牧荒◎著

藏书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路过纽约/牧荒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 - 7 - 5113 - 0770 - 5

I. ①路… II. ①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0246 号

●路过纽约

著 者/牧 荒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崔卓力

形象包装/道一设计

版式制作/华 静·晓 月

责任校对/钱志刚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87×960 毫米 1/16 开 印张/20.5 字数/247 千

印 刷/北京溢濠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 - 7 - 5113 - 0770 - 5

定 价/38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 行 部:(010)64443051 传 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 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

她敲门时你没听到，你听到的是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你看到小头连人带椅向后翻倒，办公室里早乱了，女人尖叫着往外逃，男人跟着女人跑，有人被椅子绊了摔在地上，嘴里还在哭喊着往外爬，你站在那里，脑子像给一声枪响炸开了，眼前白晃晃的一片，先是什么也看不见，然后能看到了，看到的却是雪白的墙上溅满了鲜血和脑浆，空气里是令人作呕的血腥味……

你又在想小头自杀的事了，这一向你已没想过这事，今天怎么它又来了。你向小头猛扑过去，仿佛豹子见了血，你跪下一条腿把小头的脑袋抱在怀里，他已断气了，嘴大张着，瞪着无神的眼睛。你用手捂住他的后脑勺，那里炸开了一个大洞，血和脑浆还在往外冒涌，滚烫的怎么捂也捂不住，你想喊人也喊不出来，不停地反胃要吐，你看到……

这时我听到了敲门声，谁来找我？我用手拍了拍脑门，向门口走去，脑袋里一张弓绷得紧紧地要断弦。

我把门打开了。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口。又是来找史密斯的。经常有年轻女人来找他，晚上散步从他窗前走过，不时还

可听到男女交欢的声音。他住在我隔壁，找他的女人走错了门，敲门会敲到我这里来。我搬进这间公寓不到三个月，已有好几个女人敲错了门，都是年轻漂亮，但没一张面孔是相同的。我告诉她，史密斯住在隔壁，就把门关上了。

小头死了，他的死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。都说他是偷了东西后自杀的，可像他那样的人为什么会去偷东西？为什么还会自杀？不管是熟悉他的还是不认得他的人，不管是喜欢他的还是讨厌他的人，都想不通。这个世界上如果有谁知道这个秘密，那就只有一个人，而那人，就是你。

你看到三眼豹像烟一样从小头的天灵盖上冒出，三眼豹向你眨了个鬼眼，又烟一样的消失了。他的死与三眼豹有关。

我又听到敲门声，便又走过去开门。

可小头遭遇三眼豹是因为你吗？为何他遭遇三眼豹后就走上了那么一条路？你一想到小头之死，就会问自己这些问题。你会从各个不同角度思考，角度变了，答案跟着变，可就是找不到那个角度和答案，可让你把这一切丢开哪怕是一分一妙。你一次又一次回到小头自杀的场景中，一次又一次看到那令人恐怖的血腥场面，一次又一次问自己相同的问题，重复那些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的解释，你被恶梦死死缠住了，控制不了自己，脑子里一时绞成一团，一时绷紧得要炸，一连好几个月，分不清白天黑夜，整个人都要崩溃了……可是，自从你换了环境，离开政府部门来学校教书后，每天忙于应付眼前，脑子空不下来，恶梦倒没来打扰过，可你心里清楚，它还没离开，还在那里，如一团隐藏着恶魔的乌云悬浮在你脑海里，时远时近，时隐时现，仿佛在暗中窥视，在伺机而动，起风就会更狂暴地猛扑过来。这不，今天有点空，等人等得无聊，你就又看到三眼豹了，可也说不定硬就是它呀，看到的或许只是它的幻影……

打开门，还是那找史密斯的年轻女人。这种时候我最怕人来打扰了，就一手扶着门框，一手捏着房门把手，想应付她走了就赶紧关门，可是，门却关不了，因为她是来找我的。

哦，原来你就是萧雄，我说。这才注意到她是个中国姑娘，目光清亮，一头披肩长发，一眼看去就人见人爱，可装束打扮和美国女大学生没什么两样。那天下午，我是在公寓里等萧雄。我并不认识他，只因童教授邀我去他家参加春节派对，我又没车，童教授就让萧雄顺便接我去。我听说萧雄在我任教的奥尔本尼大学的社会学系读博士，听名字我还以为是个男的。

她说，她不是萧雄，她是林杉，而我没弄错，萧雄是个男的。她开始解释为什么是她来了，而萧雄没来，话头扯到萧雄前妻身上去了。她说话时，我的目光钉子一样钉在她光洁的额头上。

你不是不懂礼貌，实在是脑子还在小头和三眼豹那里，在另一世界里挣扎，你要费好大劲才能把注意力拉回眼前，即使这样，她在说什么你听了也是白听，你的脑子转不动。

显然，她让我盯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就掩饰什么似的抬手掠了掠额前的头发，脸一红，微微一笑。她的微笑很迷人，有点害羞，还有点想讨人喜欢，但她抬手的动作里有一点舞台表演的味道，或者说有一丝富于美感的做作，我也笑了。我的脑子里拉开了一张弓，绷得紧紧的，弓上却又什么也没有。

你一低头，看到胸口上一头蜘蛛，就是它，它又飞回来了。它肯定是三眼豹，长了一个豹子头还想骗你？只是这个豹子头和你熟悉的不一樣，只有小指头那样大，额头上那第三只眼更是只有针头大小，可它精光闪闪的藏不住。别小看那第三只眼，它神通广大，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奇异景象，被它盯住了，你就逃不了啦。下午你在房间里等萧雄时，它就来了，

从空中飘来，暗淡的灰色身影，飘到你胸口，六只长满绒毛的细爪隔着衣服在你胸口上抓挠。你等人等得心烦，不想惊动小家伙，就仔细察看起来，看它飞到你胸前捣什么鬼。精光一闪，你忽地看到，那蜘蛛长的竟是一个豹子头，心里一惊，想都没去想，就用指头对着豹子头蜘蛛轻轻一弹，它飞起来，像一只小小的长着透明翅膀的灰蝴蝶飘向空中，越飘越远，不见了踪影。自从小头出事后，你就再也不愿见到三眼豹，可心里又有很多疑问，想当面问一问它，你的心绪就是这样混乱。可是，你想都没想就一指头把豹子头蜘蛛弹飞了，看来你心底里还是更不愿见它。你是心里害怕，可你又怕什么？有什么好怕的？这豹子头蜘蛛什么时候飞回来的？

乞力马扎罗的三眼豹竟变成一头蜘蛛来纠缠你，还赶都赶不走，嘿嘿，你在心里冷笑两声，它这样搞就让你看不起了。

我侧身请林杉进屋，她说，不啦，手中的小包向我随手就是一甩，那包“砰”地一下打在我胸口上。打着豹子头蜘蛛啦。我慌忙把捧在胸口的手提包拿开一看，胸口什么都没有，豹子头蜘蛛没影了，只觉得手中那鹿皮包十分柔和，一头温顺的小动物，刚刚挨了一击的胸口也是一片温暖，有什么东西在我胸膛里融化，脑袋瓜里忽地就松弛了。她眨眨眼，对我抿嘴一笑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昂头就向车子走去。

我捧着她的小皮包，呆头呆脑跟着她上了车。

一路上，她话说个不停，还喜欢咯咯地笑。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，如同清泉在鹅卵石上流动，可她的车却开得没道理，车开着开着，就径直向路边的栏杆、山坡什么的冲去。当然，车外下着雪，半下午天就暗了，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还不少，路况这么糟，开车容易打滑，但我看她还是太好说话了，心不在开车上，要不就是存心想把车开到河里去。

她说她真想回北京看看。原来是北京来的。我说她看起来

不像北方人，她说她父母是南方人，语气中流露出骄傲来。我在心里说，好处都让你一人占啦。

她问我以前在哪里工作，我说在政府部门，她问我怎么又回到学校教书？我假装没听到她的问题，不说话。停了一会儿，她主动告诉我她是学声乐的，中央音乐学院毕业，现在学音乐教育。

“难怪！”我说。

“怎么啦？”她吃了一惊，脸微微一红，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要我解释“难怪”的含义。

难怪么，含义就是烦人。

刚刚你与小头和三眼豹搏杀，绞尽了脑汁，停下后脑子空了，疲倦得不行，就想安静点，好养个精神，可偏偏碰到个讨人喜欢的女人，生怕你和她在一起不自在，你的话越少，她的话倒越多，弄得你心静不下来，烦躁。可心里烦是烦，话却不能那么说，毕竟，人家是女孩子，人年轻，长得又漂亮，还是条热心肠呢。

我说，一看就和别的女人不一样，气质就不一样。

话是好话，也是讨人喜欢的。她听了高兴，笑着说了声谢谢。姑娘是个聪明人，大概看出了我这人内心狡猾，就说了句路况不好什么的，不再多话，假装把注意力都放到开车上去了。

二

在车上时我想着晚间要躲着她点，可到了童教授家却发现没必要，一进门她就被问候、笑脸和拥抱包围了。先以为她和童教授家的客人们熟（主要是一些中年华人夫妇），看来又不像，边上听着，似乎她最近在一个奥尔本尼地区华人联谊晚会上演唱了一首歌，这些人就都成了她的歌迷，再见面就把她当明星捧。在奥尔本尼地区，我是个新人，华人中除了她和童教授夫妇，还谁都不认识，林杉忙于应付，顾不上我，我正好落个清静。吃饭时和童教授聊了几句，饭后是卡拉 OK、跳舞什么的。我这人落伍，艺术偏好有点老化，喜欢古典音乐，有时去百老汇听听歌剧，但欣赏不了流行音乐，尤其不喜欢卡拉 OK，更受不了在别人哇哇大唱卡拉 OK 时跳舞，吃饭时我看中了一个放了台灯的角落，等到卡拉 OK 音乐一响，我就坐到角落的阴影中去了。

6

我的角落里有个茶几，茶几上有几本杂志，我随手拿起来翻，翻着翻着眼皮沉重起来。

我到了纽约百老汇的一家歌舞剧院，和妻子蓝蓝一起看新上演的歌剧。百老汇上演新歌剧，蓝蓝是一定要去听的，还要

拖着，她说听歌剧是上流社会的爱好和品位。我对上流社会的爱好和品位毫无兴趣，可随蓝蓝听了几次歌剧，虽说不上入迷，但还是屁股坐下后听得进去。蓝蓝不一样，她对上流社会的一切都有股不知哪来的热情，可她的热情主要倾注在进歌剧院之前的打扮，歌剧院大门的进出以及把屁股在椅子上安顿好这样的行为上，至于听，她倒不上心，大多数时候是歌剧院场内灯光一暗，音乐一响，她的头就开始往前栽，不一会儿就栽成一株河边的垂柳。我提醒过她，她说她太累太累。那是大实话，她在公司里的责任重，工作忙，工作日一天睡不了几小时。那周末就别来歌剧院听歌剧呀，在家里大床上睡个懒觉多舒服。她不，她宁可去歌剧院栽成一株河边的垂柳。今天她又是这样，如一株垂柳伫立在我身边，而我站在河堤上。今天她很安静，清风吹来，只有几只蜜蜂在飘飞的柳絮间忙碌，河堤不远处是一片青草地，草地那边是小树林，林边有几头小鹿……她是谁？在草地上徘徊，身穿落地白色长裙，一头飘逸的披肩黑发，眼睛像黑星星般闪耀。蝴蝶夫人开始唱歌，她的声音优美动听，在清风里，在柔和的阳光中飘荡。忽然，洪水来了，裹着泥沙杂物，浊浪翻滚，奔腾咆哮，一下冲垮了堤坝，柳树也连根拔起，和浪卷走，身边还有人落水了，怪叫着大喊救命。

我吓醒过来。睁开眼睛一看，洪水不见了，柳树蓝蓝也不见了，眼前只是一个大客厅，灯光下人影憧憧。我看到林杉正在把话筒交给另一个女人，原来是她在唱歌。那冲垮堤坝，奔腾咆哮的洪水大概是掌声吧，那喊救命的人肯定是扎在人堆里的那个秃顶，人到了中年，别个的掌声都停了，他还在那里尖声怪叫。

我看到林杉穿过人群，竟是向我走来。

“我唱得还可以吗？”她问我，目光中流露出孩子气的

期盼。

“哎哟，”我略一停顿，说：“唱得太好了！”

“是吗，还行啊。”她笑了，笑容很灿烂。

“那还用说。《蝴蝶夫人》的歌剧我听过好几次，百老汇的都没你唱得好！”

“《蝴蝶夫人》？我刚刚唱的不是《蝴蝶夫人》里的歌啊！”

“你刚刚唱的不是《蝴蝶夫人》？”

“不是的，我唱的是《红豆词》啊。”

“哎哟哟，《红豆词》。”

“你刚刚没听我唱呀？”

“哎哟哟，对不起，我刚刚……”

她的脸忽地红了，受了好大委屈似的，不听我的解释，一跺脚，转身走了。

我的瞌睡跑了。坐在角落的灯影里，再也没谁来搭理我，我看到林杉端着个酒杯，在人群里有说有笑的，她把我忘了，我们是陌生人，这样很好。可眼前的一切又热闹又俗气，真后悔不该来。

她喝多了，不能让她开车，车你来开。出门时，童教授夫妇对我说。可她说她没醉，没喝多少，不用我开车。我倒看不出她喝了多少，只是童教授夫妇一再叮嘱，也就满口答应我来开车，好让他们放心，心里想的却是她要开她开就是了。刚走下台阶，屁股后大门一关，她忽地一滑，幸好我手快，从身后猛地一把抓住了她手臂。她倒入我怀里。我抱住她，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。她从我怀里挣扎着站起，一手把我推开。一阵寒风向我袭来，我闻到了葡萄酒味，那是她嘴里的，还有淡淡的香水味，那大概是从她头发上散发出来的吧。她摊着两只空手问我：我的皮包呢？我说：我刚刚看到你拿在手上。她转身要进屋去找，说是钥匙在包里。看来她是醉了，我想。我拖住她

说：到地下找，回屋去找什么。可地上也没有，一抬头，小皮包在眼前晃动。她跌跤时手一扬，手中的鹿皮包飞到门前小树上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去了。

她再要开车，我就说什么也不让了。来的时候她车就开得冒失，这一喝了酒，又是晚上，又是下雪天，她还不开着车子真往树上撞，往河里冲？她表白说她平时也不怎么喝酒。可说这道理对我没用。

我来开车也不是没问题。我这人天生就没方向感，来时又没看路，开车回去原指望她指路，可她一上车身子就歪了，一头扎在胸前，脸还用手捂着，哪里做得了靠？我心里烦躁，这怎么办才好哇。

我在那片住宅区弯七拐八的小路上转。她说她难受，看样子要吐。我把车停到路边，走下车给她开了车门。她下车时我想扶她一把，她摆摆手，勉强笑着说没事。她用手扶着头站了一会儿，摇摇晃晃向路边不远处一小片树林走去。

风雪覆盖了道路和房屋，路上只有我们俩，路边房子里人们已经安睡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雪还在无声无息地下，雪花飘在脸上，一粘上去就化了，清凉的寒意直沁到心里去。咔嚓一声，哪儿一枝树枝折断了，积雪哗啦啦掉下来，吓了我一跳。抬眼看去，林杉从一棵大树后走出来，走近身，空气中一股沤酸了的酒味，她吐了？

“都到哪儿了？”

“我也搞不清楚，车开着开着就到了这里。”

“那就随便开吧。”她手一挥说。她倒挺潇洒，我忍不住直摇头。

带着林杉回到我房里时，都快三点了。也不是在住宅区的小路上转了那么久，说起来，没费太多工夫我就从住宅区转了

出来，找到了通往高速公路的大路，很快又上了那条来时走过的高速公路。只是我前面说了，我这人从来分不清东南西北，该往南走的，我却往北走了。

我开着车也不知走了多久，越开心里越慌，找到一个出口下来，进了路旁一家酒店。酒店里只剩下一个女招待以及两三个酒鬼。那女招待听我问奥尔本尼往哪个方向走，竟说她从没听说过奥尔本尼。听到她的回答，我都傻了眼。还是一个喝得眼睛都睁不开的老头给我指了方向，他见我半信半疑的样子，竟抓着我臂膀，挣扎着要上我的车给我带路，那我哪能干？别说这是个醉的，我的车上还倒着一个呢。

我终于把车子开到离自己宿舍不远的路边。我不知林杉住在哪里，一路上她又一直醉得人事不省，我决定把她带回我的住宿地再说。

我摇摇她，她嘴里咕噜着，醒不来。我把她搀出车门，她浑身发软，从我的手臂里往下坠。碰到这种人算我倒霉，我一使劲，把她抱起来，外面雪是停了，但冰天冻地的，总得让她先进房啊。

从我停车的路边到我宿舍门口隔着个小地坪，有二十来米远，本来有条小路穿过地坪，可大雪把路和地坪都封了，找不到路。我只好抱着林杉，管不了脚下是路不是路，踏着尺来深的积雪，穿过地坪往宿舍走。可刚走几步就走不动了，人喘不过气来，胳膊特别累。倒不是她人有多重，只是她人事不省，头枕在我手臂上，手臂往下耷拉，整个人屁股向下如一滩软泥往下坠，地上的积雪又深，我的腿要提起老高才迈得开步子，稍一性急，步子迈大了点，脚下就又滑又绊，站不稳脚跟。

我定了定神，心想把她抱高一点，身子往后仰，才好脚蹭着往前走。刚把她抱起时还担心惊醒她，此时顾不了那么多，就把她身子向上使劲一颠，好把她抱高。

没想到这一颠颠重了，把她颠醒了。

她翻着眼皮，黑眼珠白眼珠一转一转的，她还不明白怎么会在我怀里抱着呢。可雪地有反光照着，什么都是一清二楚。忽地她笑了，笑得还是那样迷人，有点害羞，又有点想讨人喜欢，说：“你还没向我求婚呢。”

求婚？我？

我吃了一惊，心里一慌神，她的身体就脱手掉了。我顺势去抢，下意识要救人，手追得快，脚却陷在深雪里动不利索，下面一滑，一个前扑，双手没抢着人倒让人给砸了，她连带着我一起重重摔在雪地上。

三

忽地就醒了，我翻身坐起，一脚差点踢翻一张茶几。谁把茶几放在沙发边？我有点恼火地想。伸手把茶几上翻倒的一面立镜扶起，一看，立镜的玻璃里嵌着我和蓝蓝的一张合影。记得立镜以前是放在卧室的书桌上的，怎么到了这里？揉揉眼睛一眼瞟去，就看到茶几上有张小纸条，拿起来一看，纸条上写着几个字：

“昨晚实在有点不好意思，多谢了！杉”

我把纸条捏在手心里，心想，立镜肯定是她拿来压纸条的。

我往自己的卧室走去，猜测她可能早走了。推开门，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她果然走了。一看墙上的挂钟，都下午一点了，想起下午还要讲课，得赶紧走，随手便将林杉留下的纸条扔到了纸篓里。

12

下午给学生上课时耳边老响起林杉说的那句话：“你还没向我求婚呢”，还想起当时我吓了一跳把她给摔了，杂念一起人就走神，心也像是喝了酒一样，迷里迷糊就跟着去。

我从雪地上爬起来，觉得两只胳膊都摔断了。我人往前走裁

时，双手插在林杉身下护着她，结果连她带我，两人的重量一起压在两只手臂上。

我将胳膊从她身下抽出，摸摸手腕和肘关节，还好，没什么异样，只是两手前臂的骨头挺在雪下的石头上，摔得生痛，要不是给厚厚的积雪阻了一下，说不定两只胳膊都要报废。

林杉身子陷在积雪里，一动不动，我以为她摔死了，心里发慌弯下腰一看，哪里是什么摔死了，她是醉得根本就没醒来，先头那句“你还没向我求婚呢”，是醉里说的梦话。

我直起腰，两手往腰间一叉，火来了。

“谁说没求婚！还没和你见面我就求过了！”我向躺在雪地上人事不知的林杉吼道。

我在路上折腾了半夜，又摔了一跤，难免心里上火，但一个清醒的人是不能对一个醉鬼发火的，发了也不起多少作用。

我弯下腰，想再把林杉抱起来，抱了几抱没抱动，手臂乏了，使不上劲。雪已停了，寒风在雪地上空吹着，外面气温很低，我冻得不行，心里一泄气，真想把她扔在雪地里不管拉倒，可是，若真让她躺在雪地里冻上一宿，明天早上就是不死，救过来也落不了好去。我没办法了，只好双手搂着她的胳膊窝，在雪地上把她往宿舍方向拖。

我拖着林杉在雪地上走了好几步，刚觉得这样还是省点劲，脚下一滑，一屁股又跌坐在地上。我坐在那里，好一会儿没挪动，屁股跌痛了，心里直冒火。就着雪光一看，林杉躺在我两腿间的雪地上，两只靴子脱落了，一只脚丫袜子还套在上面，另一只脚丫却光着，在雪地上拖出两道浅沟来。看着她那样子，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，心想，她也真能醉，都这样了还醒不来。

我爬起来，蹲下身搂好她，咬了咬牙腰一挺，挣扎着又把她抱了起来，我喘着粗气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踏着雪往前走。

没走几步，手臂中的林杉忽然轻多了。原来，是她用两只胳膊勾住了我的脖子。

不知什么时候她醒了，目光一闪一闪静静地看着我，脸色显得很苍白。我站住了，恶狠狠地拿眼瞪她，心想，她再要大惊小怪，就真把她扔了。她脸上却浮起一丝笑意，什么也没说，闭上眼睛叹了口气，顺势把脸埋在我胸前。

我喘了口粗气，抱着她又走。幸亏她搂着我，不然，要把她从雪地里抱回屋还真不容易，还有十几米的雪地呢。

等到我抱着她走到房门口，腾出一只手，好不容易从怀里把钥匙掏出来，开了门；等到我把她抱进门，又腾出手来在墙上摸索着把客厅里的灯一打开，她“嗖”地一下就从我怀里溜脱，站在地上了。

她头微微低着，用手遮住眼睛好适应屋里的灯光，她稍微站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，也不回头看我一眼，就迈着小碎步向厕所走去。

我站在门口喘气，心想她的靴子掉在雪地上了，得捡回来。

我去了室外，在雪地上找到林杉的两只靴子和一只袜子，又在门外屋檐下站了一会儿。寒风呜呜地吹，吹到我脸上身上，也不觉得冷。大概是刚刚抱着林杉走过雪地时用了气力的缘故，心在胸膛里咚咚地跳得很有劲，心情却如这眼前深夜中的雪景，宁静得出奇。

雪花削薄的夜空飘得很远很远。

我回到房里，进了我的卧室。床头柜上的小灯亮着。林杉侧身躺在床上。她面朝墙壁，胸前抱着一个枕头，和衣躺着。她只脱了大衣，大衣就搭在床挡头。她脱了那只袜子，裤脚下露出半截光光的小腿和脚丫来。一只脚丫平放着，一只脚丫脚趾尖向下，脚跟朝天地踮在那里，柔和的灯光打在上面，看起